

行者感悟

孔雀从此不寂寞

姚岚

最早知道的“孔雀”，是在中学时学的乐府诗《孔雀东南飞》的凄美故事中。

那时，情窦未开的我们是很难弄懂“孔雀”与焦刘的关系的。既不懂得孔雀为什么要朝“东南飞”，也不懂得它们为什么要“五里一徘徊”。直到后来，听说故事中的主人公焦仲卿和刘兰芝是怀宁小市镇人，他俩死后合葬，其坟墓后人就称为“孔雀坟”。

我想，孔雀坟的得名，一定是缘于那首乐府诗《孔雀东南飞》。文学家与画家在很大程度上有相同之处，他们喜欢美化眼里的一切。因为追求真善美，所以总喜欢把自己的理想浓缩进作品中，为世人勾画出美丽的境界，哪怕这个故事原本让人心酸。《孔雀东南飞》就是如此。焦刘的故事本很凄凉，但长诗却那么凄美动人。现实中有没有合葬，有没有鸳鸯和孔雀、梧桐和松柏，我们没必要去追究了。但因为有了文人的笔墨，有

了合葬，有了孔雀和鸳鸯，有了松柏和梧桐，焦刘便很圆满了。毕竟，他们在生时那么相爱，死后仍然在一起。不但让后人追悔，还让后人世代怀念。对个人来说，人生本就短暂，能让后人怀念，能让后人津津乐道，该是生命价值的最高境界吧？

前年，我编发过怀宁的作者甄文写的《寂寞孔雀园》。她眼中的孔雀园很寂寞，她是“寂寞地来，寂寞地去”，不愿惊动墓中人相守了千年的清静，也不愿惊动附近的文朋诗友。园中空无一人，墓上芳草萋萋。这样的境界其实最适宜吊唁，适宜对白、抒怀和联想。

我总以为，对坟地来说，本就应该质朴而清静的。沈从文大师如此，他的墓地，卧在故乡熟悉的山水间，一块石头，芳草一片。这就够了。石楠先生在1997年参观巴黎公墓，曾感叹巴尔扎克的坟冢“不起眼，夹在高大的墓宇间

显得很寒碜”，石楠先生因而有些愤然，又有些哀伤。石楠是越洋重洋，慕名前往吊唁，所以有此感叹。但我觉得，坟地的寂寞才是正常的，尤其对一个作家来说。他们生前就不喜欢喧嚣，死后还需要什么打扰？生命的价值在于创造，为人类创造财富，物质的或精神的。有流传千古的作品，有世代人心的怀念，这不比高大堂皇的坟冢和墓碑更有意义吗？

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一方静土，孔雀坟也一样。尽管它躲在乡村，还是难以被人们遗忘。现在的孔雀坟周边已是很热闹了。当地政府投入巨资，在孔雀坟边建起了影视基地。这孔雀坟清静了两千年，而今终被喧闹打破。究其因由，还在于文人。一篇《孔雀东南飞》成千古绝唱，只要是读过书的人，几乎无人不晓。借题发挥，已是现代社会常用的一种方式。没有得天独厚自然景观，便只有在历史长河中寻求一些仍旧闪光

的浪花。现代的人们，是不管什么坟不坟的，疯狂的盗墓者为了一己之私利，刨祖坟抛尸骨，千方百计寻找文物，归根结底为一个“财”字。而政府借历史名篇作推介，借此发展地方经济，这一举措自然与盗墓者是两回事，我们当然不可随意斥之为“哗众取宠”。

不管怎么说，在我们的家乡多一点现代气息总是好事。说明观念更新了，社会在进步。孔雀坟也好，影视基地也好，在这里都是独一无二的东西，我早就想去看一看。一则缘于焦刘的千古传奇，二则因了一个文友的约稿。

乡村路窄，即使有车在前面带路，我们还是被拉下一大截子。迷了路的我们反而一下子直接找到了孔雀坟。

孔雀坟就在一条小路边，不大的墓碑，一堆黄土，简洁得很。这很合乎我的想像和标准。倒是不远处的影视基地里，房舍伊

然，酒旗飘飘，门卫森然。我们凭着老领导的口谕和政府办的同志带路，直接进去，这里拍拍那里照照。身着古装的群众演员们走来走去，笑逐颜开。《孔雀东南飞》的拍摄工作正在紧张进行，几个主角正在王文杰导演的指导下动作。周边来看热闹的百姓，不顾阻拦，渐渐向拍摄现场靠近，几乎挡住了镜头，被剧组的工作人员一次次撵开，仍然恋恋不舍。——当然啦，以前只在电影电视上看到的人物，现在就在眼前，这自然让他们大开眼界，何况有的邻里乡亲还成了群众演员。放学的孩子干脆翻过墙头，溜进基地。马厩里遛着不少高头大马，浓浓的尿臊气飘得很远。一群人簇拥着，领导来视察了，人群让开一条道……

只是感觉基地的规模并不太大，配套设施还不齐全，人气还不怎么兴旺。但毕竟千年的寂静被打破，孔雀从此不寂寞了！

安庆美景

枞阳山水印象

徐连洋

年少时，书生意气，总以为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。每每托腮凝望窗前，那一脉起伏的山峦——山叫龙城山，在枞阳县白湖乡境内，总想知道山那边有什么？那里的风景一定很美……

几年前，去南方一座年轻的城市游玩。有一段旅程是登山，几百米的海拔吧，我们拾级而上。心想，这么著名的景区，沿途应该有一些奇异的景点吧，比如，一座海派的楼亭，一棵参天的古树，一块诡异的巨石。但是，及至上到山顶，一路上除了有一些矮树，杂生的灌木，藤状的，时不时地牵扯一下你的衣襟，其他的什么也没有。倒是山顶上，那座用大理石砌成的广场，很有名气。铺满花卉，柏树簇拥，中间耸立着一位伟人阔步前行的雕像，这颇具标志性的风景相信你我都不会陌生。

还是家乡的山水养眼啊，山从岱鳌山发脉，水从长江口寻源。在枞阳境内，小有名气的一群山中，随便挑哪一座，在自然景观或人文底蕴的资质上，都不会输于那座南方的山。

现在，偶尔下乡出游，我沉迷于欣赏车窗外滑过的风景，清奇峻拔的山峰，清亮浩淼的水域，路边的野花或水边的芦苇……它们奔跑着，跃动着，或清纯，或华丽，蒙太奇般，在你的眼前生生不息地演绎。这些来自吾乡的明山丽水哦，让你爱得不行！随着道路的延伸，这份爱，也在一寸一寸地延伸、加深……

生在枞阳，行走在这如画的风景区里，是有福的。这一片热土，承载着丰富的人文精神，积淀着厚重的历史色彩。这一片山水里，走出过多少先贤鸿儒，他们要么铁肩担道义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；要么文章甲天下，独领风骚数百年。从汉武帝登临射蛟台作《盛唐枞阳之歌》始，两千多年来，天下有多少名人贤士先后踏上这片山水，他们或题咏，或碑刻，或记游，书就佳话，成就传奇。去问问浮山吧，它是枞川大地上一部地理的文化志，佛教胜地，人文蔚起，众贤毕至，那些来来往往的历史名人的身影，山记得，水记得，石头和路边的小草记得。

前不久，雨中登三公山。路过一奇石叠曲处，涧水流深，其周边树木葱茏，草花飞，我们拍照，赞叹：“此为一景，应该有个名字的。”其实，游历过青山、大山、岱鳌山、白云崖等景区的都知道，在枞阳，像这样充满野趣尚待开发的原生态景点何其多也。它们像一枚枚黑白棋子，星星点点，散落于枞阳的绿水青山白水之间。串起来，就是一条婀娜多姿的风景区。

回到窗前。我曾在射蛟台居住了十年，写过一篇《在家里看风景》的文字：“透过薄薄的雨帘看去，窗外的山峦和树林，裹挟着带状的乳雾，一扫往日俊朗、挺拔的阳刚之态，含蓄温柔了许多……山脚下的湖泊，也因为雨雾的渲染而放大，平添了一份‘烟波浩淼’的大气。荡漾在湖心的三两叶孤帆，平仄着唐诗的意境。近处的村落中，或平或仄的屋顶上，有几缕淡蓝色的炊烟，在依依地抒情……”这真是山水如诗，入画入梦来。

其实，我窗前的风景应是很平常的。肯定不及依旧“镶嵌”在枞阳大地上的“浮山夕照”、“枞川夜雨”、“南湖落雁”、“荻埠归帆”等古桐城八景，说不定它就在你窗前，日日呈现。那么，你是有福的——打开窗户，你不用出门，大千世界自动向你涌来。卡夫卡如是说。



长城片段 钱续坤 摄

异域采风

遗憾在凤凰

包光潜

经过多方努力，去凤凰的事儿终于敲定。大家在张家界这个小小的城市，稍许转了转，便到旅馆休息，而我却在拚命地阅读有关凤凰的资料。这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。我觉得，心里一点没有底的旅游是冒失的。有人可能认为，事先知道得多，到了旅游的现场就少了许多新鲜感。而我并非为了图个新鲜，我的旅游实质是一种休闲式的学习。旅游是一种学习，这个观点会越来越多地为大家所接受。旅游中的学习是潜移默化，不经意的，影响也是最大的。

有一位先哲说过，山不过来，我就过去。这不，我一车子旅客兴奋异常地往凤凰去。可是路况不好，多处公路被洪水冲垮，我们的车子异常艰难地行进在颠簸的路上。印象深刻的是，有一段公路被水毁得很厉害，车子无法通过，但下面就是卵石累累的裸露的河床。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：一是返回——有人如是主张，觉得前途未卜，不愿冒险；二是大家齐心协力，把到河滩的路用卵石垫平，车子从河床上通过。在我和多数人的游说下，团队领导（这个领导也喜欢旅游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）和司机终于同意冒风险。于是，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下河

床的道路铺垫好。汽车在松驰的河床上左摇右摆，步步难行，大家又齐心协力推着车子前进。

由于路途耽搁，到达凤凰比原计划迟了两三个小时。团队领导对大家说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抓紧时间游览，必须在傍晚六点之前离开凤凰。本来大家兴致都很高，听这么一说，觉得这趟路实在划不来。于是，我们在导游小姐的如火如荼的导游下，拚命地奔跑，拚命地照相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有许多地方，我想去，却不能去，我不想去的地方，你却非去不可。跟团队出来旅游，这就是最大的缺陷。自从凤凰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跟团去出去旅游。

我想安静地坐在吊脚楼上，看看沱江，品品茶艺，手上再拿一本我已经读过的沈先生的书。一边读着，一边想着，一连看着外面，那是多么惬意的事啊。但我屁股刚刚落坐，就有人叫喊，跟上队伍！跟上队伍！我一手拿着沈先生的书，一手扶正椅子，匆匆地追赶。老板在后面叫着，付钱！付钱！许多人对我看着，我仿佛成了盗贼。

在沱江，我们坐在乌篷船上，游人如织，闪光灯咔嚓咔嚓地响。我努力地排除眼前的纷扰，脑子里忽闪忽现地现出沈先生笔下的人物，可与眼前的景象又衔接不

起来，心里一阵一阵地揪痛——我突发奇想，沈先生要是坐在我的身边该有多好啊！因为我觉得沈先生一直待在他的故居里，不想，也不愿意出来。

我和几个文化人凑到一块商量，再去游说，让大家同意晚上住在凤凰。也许是因为大家真的很疲劳，盼着早点回家，我们的想法没有被通过。我惆怅地走在沱江河畔，轻轻地挥手，说着再见。

可是我总得带点什么吧，除了沈先生的书以外。带什么呢？容不得我多想，又是叫喊，跟上队伍！跟上队伍！为了跟上队伍，我就在身旁的店里买了两件所谓蜡染的土布短袖衫，上面印有“中国凤凰”。

每年夏天，我都要郑重其事地将它穿在身上，然后又郑重其事地将它洗涤、折叠、存放，留着来年再穿。有不怀“好意”的人开始跟我开玩笑：这么舍不得扔掉，是不是别有用心啊？其实我真的别有用心的，只是跟他们理解的凤凰，把它想得很美；时时有一种冲动，想独自再往凤凰去，把身体更加地靠近凤凰，心儿融在凤凰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应是不遗憾的。如果那次全身心地融入了凤凰，今天我还会念念不忘吗？也许。